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七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五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宸濠之叛

正德二年夏四月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

復護衛屯田寧藩舊在大寧今三衛地也初太祖諸子

燕王善謀寧王善戰靖難兵起燕王以計挾寧王遷北

平後以其地與朶顏三衛遂徙封江西天順間寧府不

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至是宸濠遣內官梁安輦金銀二萬通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五年秋八月劉瑾伏誅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仍為南昌左衛

六年冬十月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乃先朝禁革舊穴也

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宸濠懷

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九年春三月復寧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為江西按察司為宸濠所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心附之至是完為兵部尚書濠喜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致書完欲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者有寵於上左右近習錢寧張銳張雄輩皆陰結之

以求固寵賢嬖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于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至是乞護衛輦載金寶于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宣言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謀于錢寧等會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遂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密約揚廷和出下制許之而宏竟不與聞廷和與完懼宏發其

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乃謀去宏以宏私其弟費霖入翰林鄉人黃初及第譖之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令宏致仕宏南歸舟至臨清濠黨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濠黨使人舟尾窺之見舟焚而餘貨盡遂以是復濠濠乃已 寧王宸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改令旨為聖旨 夏六月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 八月寧王宸濠令撫臣以

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時宸濠久畜異志會有上賜
欲撫臣等朝服見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深
啣之 冬十月寧王宸濠招鄱湖賊首楊子喬統賊徒
楊清等肆行劫掠

十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濠聞
養正有才名習兵法延至府講論宋太祖陳橋之變養
正甚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待時舉事 夏六月寧王
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 冬十月江西按察司

副使胡世寧奏寧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移文寧府
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上疏
畧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
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
明廣集羣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
假以陳金彭澤之權銷隙寢邪於無形勅王自王其國
仰遵祖訓勿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
屬以自解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先是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閑住宸濠謀益橫腹削百姓輦珍寶結禁近以為奧援及結連各峒寨逋賊縱其流劫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必百計去之畏禍者遂翕然依附燧知大變將作乃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散鹽利諸凡推剝黎氓者漸次削除偵姦黨置之法以剪其羽翼宸濠奏副使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內旨逮之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宸濠臨發毒之下血幾殆濠深啣世寧必欲置之死摘前疏

語為謗上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世寧既遷福建便道抵浙歸家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募取世寧欲甘心焉會李承勛為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愚慙天日共鑒兩京言官陳啓元徐文華交章論救世寧繫再經冬訊鞠榜掠幾瘦死十一月江西豕生象宸濠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嶺以義折羣議正之

十一年春三月寧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密遣萬銳林

華賄錢寧等稱長子宜入太廟司香為名迎取來京錢

寧臧賢受厚賂陰助之 夏五月宸濠欲拓府居擬大

內左布政張嶺以非制拒之 秋八月謫福建按察使

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初世寧刑訊一年錢寧蕭敬張

雄張銳江彬等受宸濠重賄脇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

罪至死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

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眾直之及行撫按孫燧李潤奉

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減死謫戍奪瓚等俸 九月宸
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嶺不可濠遣承奉劉吉
饋以四菓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嶺呼吉曰我知之矣
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
預濠聞之默然 冬十月以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十二年春二月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奏宸濠
不法事濠遣承奉劉吉賄錢寧矯旨發順等孝陵衛充

軍濠毅承奉周儀實使之併家人六十餘人盡捶死

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凌十一閔廿四等

五百餘人四集亡命同楊清等藏丁家山寺劫掠官軍

民財商貨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峒蠻欲

圖為應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

監甲并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不息 夏五月宸濠

忌布政使張嶺賄錢寧囑吏部陞光祿卿以遠之 秋

七月以許達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宸濠以進貢方物

為名遣徐紀趙隆盧孔章等赴京偵伺沿途伏健步快馬
限十二日報知 九月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
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佞倖阻之不行 冬十一月宸
濠仇大學士費宏遣人焚毀其廬墓并攻城掠羣從兄
弟殺之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 十二月命太監畢
貞守江西貞遂附宸濠謀逆

十三年春正月寧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
逮問除名輅與畢貞爭坐及辨朝王服色故被陷 秋

八月宸濠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劫掠有抗者陰使盜屠其家吳十三劫新建庫銀七千餘兩南昌知府鄭璵置其窩主何順於理濠怒誣璵事執送按察司監禁 九月宸濠賄佞倖改中官畢貞鎮守浙江 冬十月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之

十四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琅夏四月孫燧自劾乞罷不許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

萬銳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為名欲伺宴駕後乘變起益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浚旬往返踪跡太露先是孫燧托禦盜名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兼設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降香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討賊盡調衛城兵器於外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

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等出
沒鄱陽湖為寇燧與許逵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不
克濟三賊走匿宸濠祖墓中竟不得濠恐乃致書陸完
曰急去孫燧用梁辰湯沐來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吳廷
舉時燧疏宸濠逆謀凡七上宸濠奸黨邀諸途皆不得
達燧又以朝廷懿親不敢先發故自劾乞休不報 五
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宸
濠時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等常欲借彬以傾寧會

濠居父喪矯情飾禮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緩其逆謀具疏上之上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張忠乃乘間密言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稱王孝譏陛下不孝也稱王早朝譏陛下不朝也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為復護衛已而銳知有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稱寧

王不遵祖訓色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疏入江彬
張忠贊其說遂勅義等徃革其護衛給事中徐之鸞御
史沈灼各上疏宸濠不法事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于
臧賢家時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家多複壁外鑰木厨
開則長巷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不獲 六月丙子
寧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
朝廷遣賴義崔元顏頤壽等行崔元過揚廷和詢之廷
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府常令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

此意也元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寧王偵卒
林華者即蕪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
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蓋舊日擒荆王時差太監
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
此必擒我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罷宴遂密召劉
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
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已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
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仕

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命縛燧衆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

人尚何言濠并縛之訊達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
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并縛達噶校尉火信
等拽出惠民門外殺之達且死罵曰今日賊殺我明日
朝廷必殺賊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聞之無不流
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叅
政陳杲劉斐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拍揮許清
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逆黨
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養正常言帝星明江

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令叅政李敷僉事
潘鵬師夔持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庶使楊璋副
使唐錦為所脇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
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兵部
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
兵戊寅閏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
等遁走進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等亦遁城
俱陷宸濠即令師夔居守婁伯至進賢知縣劉源清誅

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露宸濠罪惡起兵討之先是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座宸濠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陰為之備會五月間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

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守

仁查處福建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

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

守仁至豐城知縣顧佖告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幾

為宸濠所及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迎入城調

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會近且當道路之衝

莫若抵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上策直

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趨南都則大

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據江西省城則出下策勤王易為也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計佯奉朝廷密旨先知寧藩反狀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藩兵至復取僂人數輩厚賞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臨發適捕李士實家屬至舟尾故令覘知之守仁乃佯怒令牽上岸處斬而陰縱之令其奔報宸濠濠邏獲僂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不敢即發庚辰守仁飛報宸濠

反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

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

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

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

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

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 秋七月

壬辰朔宸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叅政

季穀同南昌教授趙承芳等賈偽檄榜諭吉安守仁執

縛軍門固封上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
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
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
宗室言念及此可為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
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陛下痛
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奸回以動天下忠義之心絕遊幸
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宸濠率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
王拱榦同內官萬銳等守南昌自與拱榦李士實劉養

正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叅贊指揮葛江為都督載其妃媵世子從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太監畢貞守浙江許起兵應之戊戌宸濠趨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攻安慶時九江南昌既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尸投城下

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張文錦
即鵬家盡誅之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時朝廷聞濠
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
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
完謫戍邊餘死獄中 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
起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
徐璉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
引兵自瑞州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

美秦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十八日巳酉至豐城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

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
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
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
其兵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
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寧王別伏兵積
殿為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
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汎地守仁
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

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梯絙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頗驍悍然多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揅及萬銳等十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燒殺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

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
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
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港先遣兵二萬還援江
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乃
集衆議或謂寧王兵盛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
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
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強然
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

一廬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
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
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
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
脇從常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
日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
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
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

二十四日乙卯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
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瑜
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
戴德孺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
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
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王宸
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稍稍散去是
日建昌知府曾瑄等帥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

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
百合知府林城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百合知府
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
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丙辰并力合戰官兵敗
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
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
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具

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
火發兵合丁巳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
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
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
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
涂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璜丁曠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
榮葛江劉勛何鏗王信吳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
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

事王疇潘鵬叅政陳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
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其衣
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
逃潰復遣兵分勦擊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
千餘級守仁所遣曾璵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
于沿湖諸處擒斬千餘級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
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
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頷首

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宸濠被擒于檻車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為求婁妃尸塋之得宸濠交賄犬小臣僚手籍悉焚置不問 八月上下詔

親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劉暉中貴張永張忠等

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疏畧曰臣於告變之際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收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

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
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
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奏入上屢
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
不聽 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
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
功屢遣人至廣信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械繫
宸濠等取道由浙江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抗

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
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
從今將遂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
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
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
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
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

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

及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攘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

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

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

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

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

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

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

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命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

伍文定為江西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

右叅政 十一月上在南京張忠許泰劉暉等復營內

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守仁受命巡撫江西許泰

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

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

仁名嫚罵或衝道啓釁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

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

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
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
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
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
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
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
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踴躍呼應遠
近忠泰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時江西

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誅戮以為功而沒其
貨財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煩江西騷然不勝其
擾 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
侍戎服飾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凱旋狀既入
囚禁之 十五年秋九月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
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江彬張
忠等姓名於內上之疏入始議北旋 冬十月上自南
京班師還京 十二月上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尸餘

黨至京師磔誅之獨抑王守仁功未叙至嘉靖初始起
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谷應泰曰武宗慢棄神器王綱不守累葉金甌視
為中原之鹿于是羣邪睥睨蕭牆之內眈眈虎視
人有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護衛于正德二年舉兵
于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間碁布星羅賊黨幾徧
海內當其始也覘螽斯龍種之哀妄冀千秋萬歲
之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輿服

升朝儼然大寶稱戈喋血詎其本懷既而玉歷無
疆妖謀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
內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達數人
已耳宮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
騎立達荆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之莫舉料乘
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博浪之事嗟乎飛
鷹颺羽已上其鞬遊魚鼓鬣已吞其餌武宗方且
改號將軍貶名鎮國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

門有同兒戲豈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彭蠡之間
結聚椎埋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玉燭灰而復
明皇輿昃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焉若王新
建崎嶇江介倡率羣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
鄱陽擊其情歸柴桑捷而長鯨晝徙湓口圍而寶
帳宵灰兵甫萬餘時纔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
朕也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
蛇於羣閭之間調護于悍軍之日所憂在國覺而

不在身危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已爵卒之上勲格
而不行五等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
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
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與若夫孤城單
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留都者安慶知府張文錦武
臣揚銳崔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大功者
知府伍文定及邢珣徐璉戴德孺也分剪支蔓收
復降郡者知府陳槐曾璵也王瓊拔守仁于未有

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
感悟力為左右呂彊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
樊噲以呂戚而得免趙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
名功臣志士所遇抑又何窮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南贛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

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
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
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壇李
四仔鍾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寧寧化
石城萬安諸縣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
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
巢穴八擒番壇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回良善甚衆

二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塘賊
敗之擒斬數百人 四月周憲移軍攻華林賊于仙女

寨拔之進克雞公嶺先後擒斬千餘人進薄華林絕其
出道賊益窘 五月周憲攻華林賊及其子幹俱死之

先是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率兵進會
謀者言賊饑疲憲信之遂檄兵夾攻其二路失期不至
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如雨兵
敗憲被執刀中憲首血流滿面左髀復中鎗不能行大

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子幹見父被執躍馬直前中

流矢力戰墮崖死賊執復振事聞贈憲官謚忠愍旌其

子 六月南昌知府李承勲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

攻華林賊勲招降賊帥黃竒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

謂勲宜防不測勲益親信令宿帳中竒感奮誓以死報

勲乃令竒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

期承勲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勲

令黃竒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

內應勲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竒
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竒拔柵率
衆入五百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
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
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
平於是移兵擊靖安瑤寨賊盡俘之都御史陳金奏
江西華林賊已勦平桃源賊王浩八願撫加金太子少
保餘論功行賞有差冬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督

諸軍務事初廷議以河北江西諸寇未平故復勅琰總理軍務事至則劉六已滅王浩八聽撫琰慮浩八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寮有才者分處要害

八年春正月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勦夏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之東鄉故賊巢世寧撫禦反側務立信義樂庚二

陳邦四怙亂復叛悉擒馘王賽一效順有功奏原其死

既而修城濠遷縣治經武賑飢百姓晏然 五月江西

叅政吳廷舉單騎入桃源諭劇賊王浩八等計擒賊渠
以出桃源賊用兵歷年征討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
欲用竒謀取勝免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
耀武刦威廷舉畧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
勇者陰結之使執其渠因奉廷舉歸 俞諫率狼兵大
敗桃源賊于裴源初諫因吳廷舉被執移兵桃源進勦

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敗遁去

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踰饒信縱掠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受之已有約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劫掠徽衢等處民被其害 六月

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縝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八于徽衢平

之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為之防至是果突入境
督兵會勦餘黨悉平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
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 十二月俞諫調
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建昌賊為患數年勢逼益
府官軍不能討至是諫命師悉擒以還

九年三月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
川四寨宿盜盡平之 十月陞南昌知府李承勲浙江

按察司太監黎安欲奪承勲功誣陷之大理卿燕忠即

訊廣信得直

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
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
大示懲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
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山
險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
鳳漳州泃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鬣等於是福建江西湖
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特

薦用之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
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膽力
者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廩餼署為將領其兵
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守
城隘所募精兵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習之
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可應變出
竒盜賊漸知所畏 三月王守仁調三省兵攻信豐龍
南流賊連敗之賊突至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

待之乃潛令兵往徑道夾攻賊奔潰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擣其巢穴大敗之賊復潰入流恩山岡等巢尋遁去五月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洞山寨賊首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脇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季敷調兵擒賊帥陳能平其巢穴 秋七月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乃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

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事無掣肘可以相機勦滅衆迂其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

又將誰用因守仁疏覆議即奉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穩下等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

心而捅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捅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捅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既破移兵捅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邦文率兵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率兵自大庾

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
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
奔軼守仁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分
布既定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橫水謝志山等
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
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疊銃砲由間道攀崖上險
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
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險奪發其滾木礮石

十二日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臨賊方憑險迎敵忽聞
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
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
驟進指揮謝杲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
所歸大奔潰遂破橫水大巢邢珣王天與等各破數巢
皆會于橫水邾文唐淳等各破數寨皆會于左溪會天
霧雨休兵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衆據險立柵然倉卒
無資糧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竒正二哨一前攻

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伍文

定張戩亦連破數巢入會左溪賊悉平十一月王守

仁會兵攻桶岡初守仁乘橫水左溪之勝遣人諭以禍

福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期

以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而

橫水左溪賊持不可遲疑未決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

降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

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戩帥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入藍廷

鳳方于鎖匙籠聚議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急奔入
內隘阻水為陣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
定又自張戩右懸崖繞出賊旁賊敗走舒富王天與亦
由鎖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嚴陣迎擊之賊又
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
岡大巢諸軍奮勇並進俘斬甚衆湖廣兵亦至賊餘衆
遁入山谷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
之賊畧盡賊首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守仁出

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遂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
安遠縣治控禦三省捷聞擢守仁右副都御史

十三年春正月王守仁討泃頭賊平之先是守仁征橫
水桶岡等賊慮泃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賞以銀布諭
降之惟賊首池大鬣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勿
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
大鬣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亦降即愿
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為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

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衆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髻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髻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髻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大

髻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
言大髻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
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髻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
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
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
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
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剝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
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

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鬣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鬣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鬣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鬣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泐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大鬣至贛謁守仁見

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
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
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鬣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
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
大鬣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
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
泅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泅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
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

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
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
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泐大巢餘賊
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
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
抵暮詐為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
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闌入矣賊不支乃
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畧盡餘徒二百

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羣盜蠭起而江西之盜有五
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鷄公嶺者號華林賊瑪
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
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
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

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叅政胡世寧
吳廷舉平桃源東鄉當是時陳金俞諫實筦節餼
承勳廷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
南贛賊黨畧平皇靈未暢芑蘖旋萌於是江西之
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
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鬐等為剝頭賊新建以
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
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

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
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變隨新建平賊速而賊定
盖江西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荆蠻
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道叢篁車
騎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鳥遁深
林振旅還朝即鼠謀竊發揆其形勢則決地之翼
不能離巢徑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佗有七郡
之計任囂劾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

也當四賊再發剝頭遠在汀州桶岡實處楚境左
溪橫水連亘其中彼且視狡兔之窟成率然之形
漢天子有神靈豈能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
思言撫此何異招麋鹿于金鑣呼亡猿於朱檻有
躑躅徜徉去之惟恐不速耳撫不就而用勦徵調
狼達兼招苗峒刦掠性成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
為長城賊南獸駭我已鷓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
已受之恐後矣羈縻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

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旬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偽撫泃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竒兵雲擾鐵騎颯馳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逋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泃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鬣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

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鼾寢晏然鼓角一
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受兵則一木不支倉
皇出逸則四面楚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
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
拊背扼吭專支閩外揚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
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江彬奸佞

錢寧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倖監有獻密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更調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持以為不可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即有後患百死何贖乃上疏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漠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盜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聞之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

外恃勢淫怙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
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
則怠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
五不便也遠違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
糧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
必須賞賚糜費無紀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
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
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

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
十不便也疏上翌日竟降內旨行之 召大同遊擊江
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
俊征流賊于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入京賂錢
寧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
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
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
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

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
校騎射或時為角抵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
禁中千戶周麒常叱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寧掌錦衣衛事賜姓朱寧鎮安人太
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
上甚悅之嘗醉枕寧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
伺寧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
即中害內侍武臣率重資投寧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

歷錢友至拜寧為父密伺廷臣忤寧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寧埒中外號曰殿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朱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朱寧鬻鈔害民不報時寧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永良上言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雨雹為災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

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竊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筥之中必不少此乃苛歛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慰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蠹軍食民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

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藉威舉朝屏息
獨永良訟言攻之憾之不置尋永良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彬奏暉皆
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寧中貴張忠盧明秦用蕭敬優
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諸寵
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諫不聽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畧言宮府異體用舍違
宜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弊徵求苛斂不

能除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
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
報無虛日醜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朱寧致仕歸

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為民先是彭澤經畧哈
密納幣土番頗失國體既召回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
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必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
憾澤因以語寧且曰吾為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
相過匿寧屏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寧由是深啣之

至是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致啓邊釁奏上寧營內旨
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
戲近郊彬並騎鎧胄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至是
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
報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
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九月上幸大
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乘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二十
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

明日駕赴大同北敵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 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盡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敵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敵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一

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鹵伯許
泰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典膳李恭具疏請回鑾指切
江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遽恭拷斃于獄給事石天柱
刺血上疏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俱不省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游幸太皇太后王氏
崩乃還京 江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
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于上降相徐
州判官 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塋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幸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六月寧夏塞有警

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
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大學士楊廷
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
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
為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
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趨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
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

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

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彬亦罷副將軍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

時錢寧意在寧藩世子江彬意別有屬梁儲厲聲曰皇

上春秋鼎盛建儲未易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

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

言不可議遂寢 七月上北巡出居庸關先是上既還

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同

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瓚以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
扈從邊將恃江彬等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且引
漢袁盎諫文帝為言不報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
林彬索金璧裘馬數十萬令邊吏獻虎豹犬馬南京禮
部右侍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 三月上自稱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
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

王宸濠久畜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為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范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倬等率部寮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圭賚等亦合疏

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時舒芬疏最切直而鞏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芬疏畧曰陛下之出以鎮國公為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朝之手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

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
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順蓋聽陛下之自壞也
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
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宁為市廛以陛下
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
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
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游哉鞏疏畧曰陛下臨
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

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陸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于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錢柱齊折如斬時三月二十五日也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

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
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
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
杖五十徐鏊戍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天輅周敘余
廷瓚廷杖五十降三級外補餘杖四十降二級外補死
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枝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
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
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珏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

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六月寧王宸濠反初錢寧受濠賄左右之太監張銳思傾寧力言濠不法事銳言先入寧不知也見帝且盛稱濠賢帝不應寧懼乃馳報濠而委罪臧賢賢謫戍邊中道使校尉偽為盜掩殺之帝亦執寧下之獄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俘獻上詔止之 九月上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各官竟朝服往上不問

十五年春正月朔上受朝賀于南京時江彬率邊卒數

萬扈從恃恩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
鵬舉設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
故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

六月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守
危言止之守為南京兵部務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
稍裁抑彬人倚以為重彬亦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城
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守守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
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守言

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宇承制必請面覆始行
彬計少沮時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
幸蘇浙湖湘間宇倡九卿臺諫三上章伏闕請回鑾上
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何可
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七月扈從大學
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回鑾自
未至西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
敢起乃令中官復出傳旨不日即還儲等出閤八月上

至鎮江十月上自南京班師

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江彬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 二月十四日丙寅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初上寢疾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名彬入彬不知帝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

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餘本世宗即位正彬黨罪惡謫戍及論死者數十人并誅錢寧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顛越乘與幾危社稷然跡其所為非有他謀特崛強鷙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上睥睨宮闈此何異祿山之

侍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內交近侍錢寧張忠皆
其羽翼辟之莽乃依恭卓復結讓庭湊內附守澄
沙陀通好令攷區區之天下一物亡商二憾覆晉
武宗存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宗崩即矯遺命以
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乃招致邊軍入演大
內君臣戎服凶器為娛繼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
誘導以離宮之歡恣情于馳騁之樂搏蒼鹿搯元
熊樂如是足矣即其殄滅善類斥譴正人血飛狂

狴逐半朝堂亦猶之猛虎在檻咆哮欲出饑鷹在
鞬忿颺思飛初非有剪除異己之心質刳公卿之
志也夫彬本武人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彬生
沙磧而武宗所喜在游巡天下順其志即相與揚
戈躍馬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同聲相應同道
相謀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
亦誠然運其震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雖有
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

際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
召之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與夫曹
爽釋兵歸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傅孝公崩
欲自亡入魏自古以來器小而位高威重則身危
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之悟者也然予以
為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黨也河北
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真鐸宸濠
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

也然而陰曠甫合旭日旋升大厦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雄至于在內如六給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號阻駕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觀于水溢宮門橋柱七折上天告譴似為言官兼之明星夜隕特勸回鑾吳楚颶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瞿秉虔